歷史與空間

讀碑

■文：馬承鈞

漫遊神州大地，名勝古蹟、旅遊景點、寺廟宗祠乃至城鄉一隅，隨處可見或大或小形狀各異的石碑。

石碑，即鐫刻文字的石頭。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稱它「豎石」。石碑在我國源遠流長，早在周代石碑就出現在宮廷和宗廟中。但當時宮廷石碑的功能是根據它在陽光下的投影變化來推算時間，宗廟中的碑則是用來拴祭祀用的牲畜的。

因石碑堅固無比，歷經風雨而不摧，逐漸變成作為紀念或標記的豎石了。《水經注．河水四》記述：「《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岸上並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唐詩人李嘉祐詩云：「秦家故事隨流水，漢代高墳對石碑」，石碑功能由此可見。

在古代，不但皇帝貴族、各界名人爭相立碑，平頭百姓也紛紛倣傚，於是有了「樹碑立傳」的成語。按內容和形式，石碑可分山水碑、人文碑、宮室碑、宗廟碑、宗祠碑、功德碑、紀念碑、貞潔碑、詩碑、書法碑和墓碑等等。

最值得一看的當屬「碑林」了。碑林，即把眾多石碑集於一園叢立如林，供人們觀瞻研習。說起碑林，首先是指西安碑林了。

筆者幾次光顧過西安碑林，它始建於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在保存唐代石經基礎上發展而成，包括漢代至清代的各種石碑、墓誌兩千餘件，以歷史悠久、名碑最多、規模最大著稱於世，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和欣賞價值，是研究我國歷史和藝術的彌足珍貴的文化藝術寶庫，1992年正式定名為西安碑林博物館。

西安碑林首創者乃北宋名臣、陝西藍田人呂大忠，他在出任陝西轉運副使（相當於今天交通廳副廳長）時，將《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和當時散落長安一帶的歷代石碑細心收集，移置到府學附近（即今天碑林博物館）處，置於乾燥堅固地基精心排放，並修建房屋、廊亭，使這些珍貴文物得以保存至今，其功績永垂不朽。

西安碑林不啻是中國古典人文石刻集大成者，也是歷代書法名家墨寶薈萃之地。它沐浴千年的風雨冰霜，成為海內外專家學者和書法家趨之若鶩的心儀聖地。由於碑林影響廣遠，西安市專門成立一個碑林區。兩年一屆的中國西安碑林書法藝術節已成為全國書法界盛會，今年活動主題是「中國夢．碑林情」。

漫步在佔地三萬多平方米的碑林博物館，激動的心境充滿滄桑感。走進七個陳列室、六條遊廊和古色古香的碑亭，尤感呂大忠興建這座收藏、研究和陳列歷代碑石、墓誌及石刻造像的藝術宮殿，是何等的大智慧、大手筆！

西安碑林與山東曲阜的孔廟碑林、泰山的岱廟碑林合稱中國三大碑林。孔廟碑林矗有198塊石碑刻有元、明、清三代51624名進士的姓名、籍貫和名次，見證了我國封建科舉制度的興衰，包括于謙、嚴嵩、鄭板橋、紀曉嵐、龔自珍、翁同龢、鄧廷楨、李鴻章、徐世昌等正反名人。

岱廟碑林之珍貴在其151塊石碑的歷史價值，其中有李斯篆的秦二世詔書石刻，書聖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和顏、柳、歐、趙及宋四家（蘇、黃、米、蔡）的真草隸篆，體例俱全、風格各異，後又增添朱德、陳毅、郭沫若等人有關泰山的詩文，均為稀世瑰寶。

去年曾去湖南祁陽縣遊覽浯溪碑林風景區。這裡瀕臨湘江，景色誘人。沿江那片高達30餘米、連綿80米的蒼崖石壁，成為古人鐫刻摩崖文字的絕佳平台。作為湖南十大文化遺產和百姓喜愛的「新瀟湘八景」之一，浯溪碑林含金量在於唐代文學家元結撰於公元761年的那篇《大唐中興頌》，大書法家顏真卿將其書寫鐫刻於江邊崖石，因文奇、字奇、石奇，被後人譽為「浯溪三絕」。歷代有無數文化名流慕名而來，題詩作賦銘刻石上，終成國內罕見的石壁碑林。除《大唐中興頌》，此地還有宋大書法家米芾的《浯溪詩》和著名詩人兼書法家黃庭堅長詩《書摩崖碑石》及清代何紹基、吳大徵等人題刻的浯溪「新三銘」。

七朝古都開封龍亭西隅的中國翰園碑林，是新時期崛起的大型碑林，它佔地120畝、樹碑3500塊。係開封退休幹部李公濤1985年創建，翰園碑林以書法為主，集詩、書、畫、印之大成，融碑刻藝術和古典園林於一體。園內闢有中心碑廊、宋代碑廊、歷代帝王碑廊、現代碑廊和繪畫碑廊、篆刻碑廊、硬筆書法碑廊、少數民族文字碑廊、國際友誼碑廊等。胡錦濤、江澤民等領導人曾親臨參觀，胡錦濤讚揚李公濤：「你創建的中國翰園，從內心深處表達了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之情，功德無量」。韓國前總統金泳三造訪翰園後讚其是「東方文化藝術寶庫」。

我對湖北襄陽峴山腳下那塊《墮淚碑》印象深刻，此碑乃西晉人杜預為羊祜所立。羊祜曾任職荊州，在任十餘年政聲卓著，平時常攜部下遊覽峴山，一次面對峴山向部屬發出「焉能久享，名終湮滅」的浩嘆，隨即淚下。繼任者杜預有感於此，在峴山為羊祜立下

■西安碑林。 作者提供圖片

《墮淚碑》，弘揚羊祜之功績。唐詩人孟浩然乃襄陽人，曾隨荊州長史張九齡暢遊峴山，讀《墮淚碑》後即興寫下《與諸子登峴山》一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滿襟」，令人感歎。

在台灣高雄，曾見一「憂樂碑」，上書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句，這類碑刻內地不少地方也有。在廣西興安縣，我還見到一塊「劣政碑」，是老百姓對清代興安知縣呂德慎不顧民眾死活、貪污索賄惡貫滿盈的控訴，後呂被革職懲處，足見民心不可辱！

石碑皆有碑文，或褒或貶皆有旨意。但史上也不乏「無字碑」。秦始皇曾在泰山立下無字碑，漢武帝也在泰山立有無字碑。北京明十三陵也有許多無字碑。西安乾陵更有一代女皇武則天的無字碑，該碑丰姿偉岸、造型精美。緣何無字？千百年來眾說紛紜，終成難解的迷。明太祖朱元璋言：「皇陵碑記，均為臣子粉飾文字，不足以啟示後代」，或可為武氏之碑釋義吧。

樹立在神州各地的紀念碑，尤須再三瞻仰。廣州有黃花崗烈士紀念碑，四川阿壩有紅軍長征紀念碑，寧波有解放一江山島烈士紀念碑……南京雨花台主峰上有一座方形紀念碑，碑高42米，正面鐫「寧死不屈」四字，背面刻有2401名烈士的英名。面對這些紀念碑，總會百感交集，憶起槍林彈雨中志士仁人的英雄群像。

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堪稱中華紀念碑之最。正面鐫毛澤東「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鎏金大字，背面碑文曰：「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從那時起為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讀着這篇毛澤東起草、周恩來題寫的碑文，國人無不熱血沸騰！

書若蜉蝣

■文：葉 輝

錯亂長句七等生

七等生的小說很不好讀（有時甚或非常難讀），記憶所及，劉紹銘就曾以「小兒麻痺」來形容七等生的病態文體，那是由於七等生常有讀不斷的長句，完全不受語法與標點符號所規律，他的句子可謂特立獨行，長句可長達四十八字，比如在《我愛黑眼珠》就有典型例子：「那位賣香花的小女孩再度站在李龍弟的面前發出一種令人心惻的音調央求李龍弟搖動他那隻掛着雨衣的手臂」。

但劉紹銘卻不是一味的挖苦七等生，他早年在《現代中國小說之時間與現實觀念》一文中指出，七等生的寓言「不僅超越國境，甚至超越道德範疇」，因而「缺乏人性價值」，「那些書中人物的卑視傳統倫理道德與風俗習慣，給讀者青年以一種補償性的反叛之滿足」；「如果視一個身份曖昧不明，使用殘缺的語言，以中文寫作，卻對中國的風俗習慣毫無興趣，對文化或道德毫無敬意，視鄰居的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的作家為某種精神上的救星，實在是對自稱為儒家文化堡壘的台灣的可悲的評論。」由此可見，劉紹銘筆法儘管辛辣而刻薄，行文之時，對七等生及其擁護者倒不無同情。

七等生曾撰短文《我的文學行程》，當中有此說法：「即使我生活在中國的社會，本身是中國人，我永遠不會去接受人家要我寫這寫那，如果我不去寫自己想寫的，我就不寫。如果不是我想說什麼，我就不說。」數十年來，七等生除了跟《文學季刊》的朋友有過較密切往來，他幾乎是一個孤獨的作家，在大大小小的論戰中幾乎聽不見他的聲音，他近乎半隱居，似乎並不確切明白出版大批小說對讀者有何意義。

他與文壇彷彿格格不入，除了發表作品，把要說的話都寫在作品裡，並不熱衷於其他形式的自白和發言，少了一層直接的利害關係，他對文學的意見（哪怕只是從自我感覺出發的意見），對數十年來熙熙攘攘的、入其內而不能出其外的許多作家來說，大概不無參照借鑑的作用。

七等生認為當西洋知識的湧進（他說湧進，不是說入侵），中國一切情形顯得相當複雜，有些人曾試以西方作家的言論來為自己的國家慶幸，但他認為「中國社會的振作復興並不需要端賴別人的衰萎而取得平衡或超過」；在偉大和永恆的主題被挖掘得近乎架空的情況下，七等生所提出的「重視個體生命的存生」、「甚至要珍惜自然界所有生命的個體存活權利」，敢是對許多作家——尤其是在複雜的文化結構裡，迷失於本位主義的作家——非常有益有建設性的一大課題。

七等生總是刪除了句子之間的標點與連結，比如「發出一種令人心惻的音調央求李龍弟搖動他那隻掛着雨衣的手臂」這樣的句法，初讀時一不留神，或會誤讀為小女孩央求李龍弟搖動他的手臂，長句易生錯亂，但在一個精神錯亂的年代，那大概可理解為語言上必要的錯亂吧。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三十一）

同吃一鍋粥
齊享開眉飯
莫嘆世路艱
甘苦渡患難

癸巳冬日 素仲並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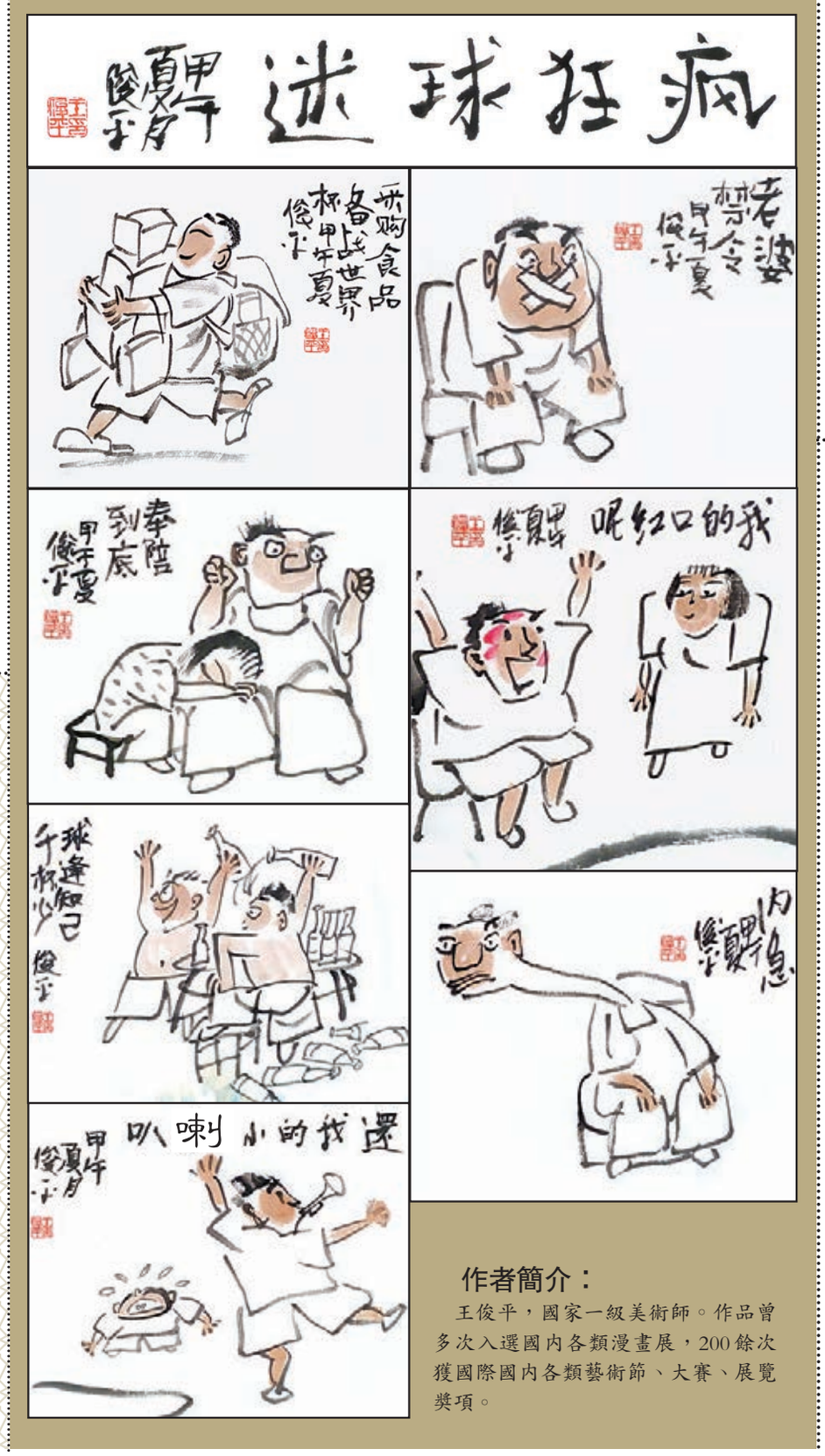
古人常言：「寧吃開眉粥，不吃愁眉飯。」

可見開眉是如何重要。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同甘共苦，一起共渡難關。

畫中有話

■圖：王俊平

瘋狂球迷（水墨漫畫一組）



作者簡介：

王俊平，國家一級美術師。作品曾多次入選國內各類漫畫展，200餘次獲國際國內各類藝術節、大賽、展覽獎項。

詩意偶拾

■文：蔡世武

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

鄧小平故里行

謁小平銅像

座像慈祥映翠微
鄧公指點彩雲飛
巡天鐵舫乘風去
探海蛟龍破浪回
飲水思源銘掘井
登高望遠送奔騑
百年歷盡崎嶇路
花木欣榮沐曙暉

紀念園遐思

水有源頭山自葱
故園情意萬千重
京畿燈火連桑梓
渠水魚書報穗豐
領袖雖成蓬島客
黎元仍念小平公
茫茫思緒頻稽首
夕照松間綠映紅

心靈驛站

■文：陸 蘇

靜守

喜歡獨處。

一個人在屋內，坐或躺，看會兒書，給朋友寫封信，做點女紅，和自己下盤棋，這時候能聽見心底的水聲，是怎樣細碎而清亮地流着。

喜歡醉在一管簫聲裡。凝神的那刻，彷彿自己站在一無名的驛站，但見漫天飛雪，不知是在等誰還是送誰，不知是蹄聲漸近還是槳聲已遠。那樣的時候，我可以好好地想你一會，任你在我的血脈裡潛游。我可以把你想到毫無距離，又不擔心會相互傷害。這刻的想念是一個人的抒情慢板，糧草不動，兵馬不行。守着窗，守着門，守着平仄工整的言行，再多的異想，都在自己的詞牌之內，沒有人知道，

這樣的時刻，也許會感覺有些涼，給自己一杯熱茶，暖手暖胃，周圍一片祥和靜謐。

其實世界那麼大，和我們有關係的也就那麼幾個平方，那麼幾個人。不需要求自己做多麼偉大的事，對每一個和自己相遇的人好，不去想任何回報；認真做好自己遇到的每一件事，盡心盡力但求無愧；有多大能耐住多大平方，不虧己不欺人；花自己的錢，走自己的路，愛自己的人，就可以了。

靜守我心，對生活滿懷愛意，對自己滿懷體恤。等人留亮，或者做燈。都可以。

■歲月靜好，靜守我心。 網上圖片

試筆

■文：王江鵬

故鄉油菜花開時

入春後，草木漸漸舒展了開來，各色的鳥雀也一日日地在院落裏，在田野間喧鬧了起來。日子愈來愈暖，處於秦嶺以北地帶的故鄉，油菜花也大片大片地盛開了，濃綠的枝莖撐着分成四瓣的花兒。風起時，便招展在田野間，在小路旁。

每到這個時候，總會有外地的養蜂人尾隨花期而至，將半舊的帳篷撐開在離村落不遠的空地上，一個個蜂箱也被陳列了開來。嚶嚶嗡嗡地蜜蜂便往來於田間陌上，給恬靜的村莊帶來一派熱鬧歡快的景象。而好奇的蓬頭稚子們，帶着好奇的目光總想去蜂箱旁一探究竟，可每每懼於那成群結隊採蜜歸來的小蜜蜂們，只好遠遠地望着。

一整個花期，養蜂人都忙碌於自己的帳篷和蜂箱之間。洗衣做飯，也逐漸融進了近旁的村落。由於養蜂人幾乎每年來的總是那麼及時，猶如赴一位老友的邀約。時間久了，與村子裏的人們便熟悉了開來。父親也時常會在一天農活辛苦之後，傍晚時分在村頭同那些異鄉人嘮嘮家常。而小時候，和弟弟最期盼的便是每年油菜花開的時節，母親總會從養蜂人那兒買幾罐新釀的蜂蜜，給我們哥倆解解饞。

日子就這樣淡淡地年復一年流走了，我們兄弟倆也由於工作與求學，長年身處他鄉。而故鄉那花開時節的喧鬧與欣喜，自然也無由得見了。假期返鄉，臨近開學作別的日子，母親卻不知從哪兒變戲法似的捧出了兩罐淺琥珀色蜂蜜，要我帶着，說這是父親所釀的蜂蜜。

這時自己才知道，有熟識的養蜂人獲悉父親對此比較感興趣，便臨走時送了父親兩箱蜜蜂。油菜花已然開敗，好在院子前後所植的洋槐樹尚開着花兒，守着這兩箱蜜蜂的父親可以省去了尋找花源的煩惱。但總免不了前前後後地打點侍弄。而這，佔據了父親農忙之後的所有空閒，也帶給了父親快慰。

如今，在初夏的綠蔭裏，於他鄉沖一杯從故鄉帶來的蜂蜜。淡淡地清香裏，故鄉的春日也如一幅畫卷攤開在了眼前。而父親便是畫中的主角。